

一把青



◎ 白先勇 著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一把青



◎ 白先勇 著

◎ 刘俊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FENGHUANG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把青 / 白先勇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399-3101-2

I —… II.白…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5907 号

- 书 名** 一把青
著 者 白先勇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米 兰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35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101-2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我们看菊花去
9	闷雷
29	月梦
37	玉卿嫂
76	小阳春
85	青春
89	那晚的月光
99	上摩天楼去
109	火岛之行
119	谪仙记
137	永远的尹雪艳
150	一把青
165	岁除
177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189	思旧赋
196	梁父吟
207	花桥荣记
219	游园惊梦
240	冬夜
254	夜曲
273	骨灰
287	编后记

我们看菊花去

1

早上有点阴寒，从被窝里伸出手来觉得冰浸的；纱窗外朦朦胧胧，是一片暗灰色，乍看起来辰光还早得很。我打了一个翻身，刚想闭上眼睛养会儿神，爸爸已经来叫我了。他说姊姊的住院手续全部办妥，林大夫跟他约好了十点钟在台大医院见面，但是他临时有个会要开，恐怕赶不回来，所以叫我先送姊姊去，他随后把姊姊的衣服送去。爸爸临出门的时候对我再三嘱咐，叫我送姊姊去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我到姊姊房中时，妈一个人正在低着头替姊姊收拾衣服用具，她看见我走进来便问道：

“爸爸跟你讲过了吧？”

“讲过了，妈。”

妈仍旧低下头继续收拾东西，我坐在床边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她把姊姊的衣服一件一件从柜子里拿出来，然后叠得平平的放进姊姊的小皮箱中。房里很静，只有妈抖衣服的窸窣声。我偷偷地端详了妈的脸一下，她的脸色苍白，眼皮似乎还有些儿浮肿似的。妈一向就有失眠症，早上总是起不早的，可是今天天刚亮我就仿佛听到她在隔壁房里讲话了。

“妈，你今天起得那么早，这下子该有点累了，去歇歇好吧？”我看妈弯着腰的样子很疲倦，站起来想去代她叠衣服。妈朝我摆了摆手，仍然没有抬起头来；可是我却看见她手中拿着的那件红毛衣角上闪着两颗大大的泪珠。

“妈，你要不要再见姊姊一面？”我看妈快要收拾完毕时便问她道，妈的嘴皮动了几下想说什么话又吞了下去，过了半晌终于答道：

“好的，你去带你姊姊来罢！”可是我刚踏出房门，妈忽然制止我：“不——不——现在不要，我现在不能见她。”

2

我们院子里本来就寒伧，这十月天愈更萧条；几株扶桑枝条上东一个西一个尽挂着虫茧，有几朵花苞才伸头就给毛虫咬死了，紫浆都淌了出来，好像伤兵流的淤血。原来小径的两旁刚种了两排杜鹃，哪晓得上月一阵台风，全倒了——萎缩得如同发育不全的老姑娘，明年也未必能开花。姊姊坐在小径尽头的石头堆上，怀中抱着她那头胖猫咪，她的脸偎着猫咪的头，叽叽咕咕不知对猫咪讲些什么。当她看见我走过去的时候，瞪着眼睛向我凝视了一会儿，忽然咧开嘴笑得像个小孩似的：

“嘻嘻，弟弟，我才和咪咪说，叫它乖些，我等一下给它弄条鱼吃，喔！弟弟，昨晚好冷，吓得我要死！我把咪咪放到被窝里面来了，被窝里好暖和的，地板冷，咪咪要冻坏，嘻嘻——嘻嘻——咪咪不听话，在被窝里乱舔我的脸，后来又溜了出来。你看，咪咪，你打喷嚏了吧？听话，噢！等一下我给你鱼吃——”姊姊在猫咪的鼻尖上吻了一下，猫咪耸了一耸毛，舒舒服服的打了一个呼噜。

姊姊的大衣钮子扣错了，身上东扯西拉的，显得愈更臃肿，身上的肉箍得一节一节挤了出来；袖子也没有扯好，里面的毛衣袖口伸出一半来。头上的发夹忘记取下来了，有两三个吊在耳根子后面，一讲话就用呀甩的，头发也是乱蓬蓬一束一束绞缠在一起。

“弟弟，咪咪好刁的，昨晚没得鱼，它连饭都不要吃了，把我气得要死——”姊姊讲到这，猫咪呜呜的叫了两下，姊姊连忙吻它一下好像生怕得罪它似的，“哦，哦，你不要怕，噢，我又没骂你，又没有打你，你乖我就不说你了，弟弟，你看，你看，咪咪好可怜巴巴的样子。”

三轮车已经在门外等了很久了，我心中一直盘算着如何使姊姊上车而不起疑心，我忽然想到新公园这两天有菊花展览，新公园在台大医院对面。

“菊花展览？呃——呃——想是想去，不过咪咪还没吃饭，我想我还是不去罢。”

“不要紧，姊姊，我们一会就回来，回来给咪咪买两条鱼吃，好不好？”

“真的？弟弟，”姊姊喜得抓住我的衣角笑起来，“你答应了的啵，弟弟，两条鱼！咪咪，你听到没有？”姊姊在猫咪的鼻尖上吻了好几下。

我帮姊姊把衣服头发整了一下，才挽着她上车，姊姊本来想把猫咪一块儿带走的，我坚持不肯，姊姊很难过的样子放下猫咪对我说：

“不要这样嘛！弟弟，咪咪好可怜的，它没有我它要哭了的，你看，弟弟，它真的想哭了——咪咪，噢，我马上就回来，买鱼回来给你吃。”

车子走了，我看见妈站在大门背后，嘴上捂着一条手帕。

3

姊姊紧紧地挽着我，我握着姊姊胖胖的手臂，十分暖和，姊姊很久没有上街了，看见街上热闹的情形非常兴奋，睁大眼睛像个刚进城的小孩一般。

“弟弟，你记得以前我们在桂林上小学时也是坐三轮车去的。”姊姊对于小时候的事情记得最清楚。

“弟弟，你那时——呃，八岁吧？”

“七岁，姊。”

“哦，现在呢？”

“十八了。”

“喔！嘻嘻，弟弟，那时我们爱一道荡秋千，有一天，你跌了下来——”

“把下巴跌肿了，是不是，姊？”

“对啦！吓得我要死，你想哭——”

“你叫我不哭，你说男孩子哭不得的是吗？”

“对啦！那时立立跟见见还在，它们也是两姊弟，噢。”

“嗯。”

“见见是给车压扁了，立立后来是怎么着——”

“是生肺炎死的，姊。”

“对啦，我哭了好久呢！后来我们帮它们在岩洞口挖了两个坟，还竖了碑的呢！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养狗了。”

姊姊想到立立与见见，脸上有点悲惨，沉默了一会，她又想到别的事情去了！

“弟弟，那时我们爱种南瓜，天天放学到别人家马棚里去偷马粪回来浇肥，噢，那一年我们的南瓜有一个好大好大，多少斤，弟？”

“三十多斤呢，姊。”

“喔，我记得，我们把那个大南瓜拿到乡下给奶奶时，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来，赏了我们好多山楂饼和荸荠呢！奶奶最爱叫我什么来着，弟弟，你还记得不？”

我怎么不记得？奶奶最爱叫姊姊“苹果妹”了，姊姊从小就长得周身浑圆，胖嘟嘟的两团腮红透了，两只眼睛活像小玩具熊的一样圆得俏皮，奶奶一看见她就揪住她的胖腮帮子吻个半天。

“哈哈，弟弟‘一二三、一二三、左转弯来右转弯——’”姊姊高兴得忘了形，忽然大声唱起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爱唱的歌来了，这时三轮车夫回头很古怪的朝姊姊看了一眼，我知道他的想法，我的脸发热起来了。姊姊没有觉得，她仍旧天真得跟小时候一样，所不同的是她以前那

张红得透熟的苹果脸现在已经变得蜡黄了，好像给虫蛀过一样，有点浮肿，一戳就要瘪了下去一样；眼睛也变了，凝滞无光，像死了四、五天的金鱼眼。

“一二三、一二三——”

“嘘！姊，别那么大声，人家要笑话你了。”

“哦、哦、‘一二三——’哈，弟弟，奶奶后来怎么着了？我好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她了，呃——”愈是后来的事情姊姊的记忆愈是模糊了。

“奇怪！弟，奶奶后来到底怎么了？”

“奶奶不是老早过世的吗？姊。”这个问题她已经问过我好多次了。

“奶奶过世了？喔！什么时候过世的？我怎么不知道？”

“那时你还在外国念书，姊。”

姊姊的脸色突然变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刺了她一下，眼睛里显得有点惶恐，嘴唇颤动了一会儿，嗫嚅说道：

“弟——我怕，一个人在漆黑的宿舍里头，我溜了出来，后来——后来跌到沟里去，又给他们抓了回去，他们把我关到一个小房间里，说我是疯子，我说我不是疯子，他们不信，他们要关我，我怕极了，弟，我想你们得很，我没有办法，我只会哭——我天天要吵着回来，回家——我说家里不会关我的——”姊姊挽得我更紧了，好像非常依赖我似的。

我的脸又热了起来，手心有点发汗。

4

早上十点钟是台大医院最热闹的当儿，门口停满了三轮车，求诊的、出院的，进出不停，有的人头上裹了绷带，有的脚上缠着纱布，还有些什么也没有扎，却是愁眉苦脸，让别人搀着哼哼唧唧的扶进去。当车子停在医院门口时，姊姊悄悄的问我：

“弟弟，我们不是去看菊花吗？来这里——”姊姊瞪着我，往医院里指了一指，我马上接着说道：

“哦，是的，姊姊，我们先去看一位朋友马上去看菊花，噢。”

姊姊点了一点头没有作声，挽着我走了进去。里面比外面暖多了，有点闷热，一股冲鼻的气味刺得人不太舒服，像是消毒品的药味，又似乎是痰盂里发出来的腥臭；小孩打针的哭声，急诊室里的呻吟，以及走廊架床上阵阵的颤抖，嘈嘈嗡嗡，在这个博物院似的大建筑物里互相交织着。走廊及候诊室全排满了病人，一个挨着一个在等待自己的号码，有的低头看报，有的瞪着眼睛发怔，一有人走过跟前，大家就不约而同的扫上一眼。我挽着姊姊走过这些走廊时恨不得三步当两步跨过去，因为每一道目光扫过来时，我就得低一下头；可是姊姊的步子却愈来愈迟缓了，她没有说什么，我从她的眼神却看出了她心中渐生的恐惧。外科诊室外病人特别多，把过道塞住了，要过去就得把人群挤开，正当我急急忙忙用手拨路时，姊姊忽然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停了下来。

“弟弟，我想我们还是回去罢。”

“为什么？姊。”我的心怦然一跳。

“弟，这个地方不好，这些人——呃，我要回去了。”

我连忙放低了声音温和的对姊姊说：

“姊，你不是要去看菊花吗？我们去看看朋友然后马上就——”

“不，我要回去了。”姊姊咬住下唇执拗的说，这种情形姊姊小时候有时也会发生的，那时我总迁就她，可是今天我却不能了。姊姊要往回走，我紧紧的挽着她不让她走。

“我要回去嘛！”姊姊忽然提高了声音，立刻所有的病人一齐朝我们看过来，几十道目光逼得我十分尴尬。

“姊——”我乞求地叫着她，姊姊不管，仍旧往回里挣扎，我愈用力拖住她，她愈挣得厉害，她胖胖的身躯左一扭右一扭，我几乎不能抓牢她了。走廊上的人全都围了过来，有几个人嘻嘻哈哈笑出了声音，有两个小孩跑到姊姊背后指指点点，我的脸如同烧铁烙下，突然热得有点发疼：

“姊姊——请你——姊——”姊姊猛一拉，我脚下没有站稳，整个人扑到她身上去了，即刻四周爆起了一阵哈哈，几乎就在同一刻，我急得不知怎的在姊姊的臂上狠劲捏了一把，姊姊痛苦的叫了一声“哎哟！”就停止了挣扎，渐渐恢复了平静与温驯，可是她圆肿的脸上却扭曲得厉害。

“怎么啦，姊——”我嗫嚅的问她。

“弟——你把我捏痛了。”姊姊捞起袖子，圆圆的臂上露出了一块紫红的伤斑。

5

到林大夫的诊室要走很长一节路，约莫转三、四个弯才看到一条与先前不同的过道，这条过道比较狭窄而且是往地下渐渐斜下去的，所以光线阴暗，大概很少人来这里面，地板上的积尘也较厚些，道口有一扇大铁栅，和监狱里的一样，地上全是一条条栏杆的阴影。守栅的人让我们进去以后马上又把栅架上了铁锁。我一面走一面装着十分轻松的样子，与姊姊谈些我们小时的趣事，她慢慢地又开心起来了，后来她想起了家里的猫咪，还跟我说：“弟，你答应了的破，我们看完菊花买两条鱼回去给咪咪吃，咪咪好可怜的，我怕它要哭了。”过道的尽头另外又有一道铁栅，铁栅的上面有块牌子，写着“精神科”三个大字，里面是一连串病房，林大夫的诊室就在铁栅门口。

林大夫见我们来了，很和蔼的跟我们打了招呼说了几句话，姊姊笑嘻嘻地说道：“弟弟要带我来看菊花。”一会儿姊姊背后来了两个护士，我知道这是我们分手的时候了，我挽着姊姊走向里面那扇铁栅，两个护士跟在我们后面，姊姊挽得我紧紧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就如同我们小时候放学手挽着手回家那样，姊姊的微笑总是那么温柔的。走到铁栅门口时，两个护士便上来把姊姊接了过去，姊姊喃喃地叫了我一声“弟弟”，还没来得及讲别的话，铁栅已经“咔嚓”一声上

了锁，把姊姊和我隔开了两边，姊姊这时才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马上转身一只手紧抓着铁栅，一只手伸出栏杆外想来挽我，同时还放声哭了起来。

“你说带我来看看菊花的，怎么——弟——”

6

紫衣、飞仙、醉月、大白菊——唔，好香，我凑近那朵沾满了露水的大白菊猛吸了一口，一缕冷香，浸凉浸凉的，闻了心里头舒服多了，外面下雨了，新公园里的游人零零落落剩下了几个，我心中想：要是——要是姊姊此刻能和我一道来看看这些碗大一朵的菊花，她不知该乐成什么样儿。我有点怕回去了——我怕姊姊的咪咪真的会哭起来。

《文学杂志》五卷五期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

1

“马仔！这么半夜三更又想到哪里去野去？”

“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看你搽得油头粉面的样子——我实在看不来，不准出去！”

“我又不是三岁娃仔，为什么天天还要娘来管？”

“啊哟！好大口气，你能有多大？我倒要听听看。”

“叫名十六。”

“别说你才十六，就是你二十六、三十六，我娘在一天就得管一天；
我说不准出去，听到没有？”

“哼！”

“什么，你敢——”

啪！马仔脸上挨了一下耳光。

“你又不是我亲娘，你是装肚子装我出来的，犯不着这么来打我。”

噼噼啪啪接连又是几下耳光，马仔一溜烟钻了出去——这是马仔第二次离家了。那天晚上外面正在下雨，窗外的芭蕉叶上响得滴滴嗒嗒。

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日头已经偏斜了。自从马仔走了以后，这一个礼拜以来，台北的天气总是这样：白天闷热，夜晚下雨。下午明明看着天上堆满了乌云，厚得好像一拧就要出水了一样；可是几声闷雷，昏黄的日头又踉踉跄跄爬了出来，一副憔悴样子，累得只剩下一口气，连光彩都没有了。空气里总是温温湿湿的，无论摸到什么东西，一手滑腻腻，一点也不爽快。福生嫂躺在小天井里的藤靠椅上，连动也懒得动一下，藤椅的扶手和靠背有点黏湿，福生嫂的手和颈子贴在上面感到微微的凉意，她不喜欢这种冷冷湿湿的感觉，可是她懒得进屋去拿条抹布来揩揩了，她感到周身发困。这是个六、七月的南风天，想揩也揩不干净的。

近来每天到了这个时候，福生嫂总爱提着半漱口盅福寿酒，拿了一包五香花生米，往这张藤靠椅上躺躺。反正四、五点钟时，屋里一个人也不会去的。事情又做清楚了，待在里头倒反闷得发慌，不如一个人躺在天井里轻松一会儿，这时她爱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脱了木屐，闭上眼睛，用力呷几口辛辣辣的酒，然后咂咂嘴，吁口气，掏一把花生米往嘴里一塞，一股懒散的快感会直冲到她心窝里去——她就是要这么懒懒散散的舒服一会儿。尤其是在这种闷热的南风天，最好能在天井里躺上大半天；其实在这个小天井里待久也并不好受。单不说篱笆边那堆垃圾发出来的腥臭叫人受不了，说不定有时在煤灰里还埋上一泡猫尿，经太阳一晒，阵阵热臭，直叫人恶心。但是福生嫂可不讲究这些，她只要将椅子拉到窗口那丛芭蕉树下，然后整个人塞进藤椅的凹肚子中，就什么事都可以不管了。芭蕉的阔叶即使无风有时也会自己摆动起来，像一把蒲扇在福生嫂的头上轻轻地拂着，扇得她昏沉沉的——她就爱这股滋味。有时她索性将长衫捞起来，让这阵微风在她的大腿上柔柔地吹一下。这种轻轻的拂弄也有一种微醺的感觉，对她来说，就如同呷

了几口福寿酒一般。

福生嫂记得：马仔逃出去的第三天，就写了封信回来，说他到一家皮鞋工厂当小工去了，叫爹马福生不要去找他，就是去找，他也不会回来的，等他有了出息自然会来看他们。福生嫂晓得儿子的脾气最是执拗不过，上一次是警察局把他逮回来的，这次既然他自己说出了口，恐怕一时难得挽回了。也罢，脾气拗，福生嫂不怪；他就是想出去当小工不愿读书，福生嫂也不怪，这样她不必常常愁着凑学费，可是为什么儿子大了不上进，常常爱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给逮进警察局去，连累福生嫂也挨上一顿“管教无方”的申饬，这就使她十分苦恼了。怎么“管教无方”？哪次福生嫂不是哭一顿骂一阵的要马仔学好，哪晓得他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一出大门又生事故。福生嫂气极了时，能说不打他几下的道理？这一打，小家伙嘴里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了，也不晓得是什么黑良心的人调唆的——

“你又不是我亲娘，你是装肚子装我出来的——”这种话怎么讲得出口？就算是装肚子装出来的，难道这十几年抚养的心血都白赔了不成？福生嫂用力呷口酒，抓抓大腿，心中真有说不出的委屈。

3

福生嫂是个广西姑娘，她爹是个小杂货店老板，抗战时候，他们的店开在桂林军训部斜对面，专门做军人生意的。福生嫂十来岁就丧了娘，老头儿爱躲着抽几口大烟，而且还好扯扯纸牌，所以店里大小事情，从掌理柜台到挑井水，全由她一手包办。老头儿对于姑娘家淡得很，眼睁睁看着她累成牛马也没有半句心疼的话儿。倒是福生嫂做姑娘时对自己可不肯含糊半分儿，累只管累，穷尽管穷，天天清早上柜台时，她总要收拾得头光脸净的。福生嫂长得虽然谈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标致，却倒是五官端端正正，没斑没点的，而且眉眼间还带几分水秀，要是认真打扮起来，总还脱不了一个“俏”字；又因她从小多操劳的缘故，身材也

出落得非常挺秀，胸脯宽宽厚厚的，手脚结实，走起路来，一股利落相；就连她的脾气也是这样：最是拿得起放得下，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从不爱拖泥带水。

说起来福生嫂的人缘不能算不好，邻近一带个个都称赞玉姑娘能干。军训部那批年轻军爷们好些都是有事没事也要买包火柴，找玉姑娘搭讪几句，其中还很不乏一些身强体健、长得体体面面的小伙子，当然有些是闲得无聊存心来揩揩油的；然而也有好几个却是诚心诚意来向老头儿探口风的。在福生嫂看来，就是瞎了眼睛也懂得他们这层意思啊！可是为什么老头儿偏偏自作主张替她挑中了马福生，这就使她一辈子也明了不过来了。论职位，马福生不过是个随从副官，论年纪，却要比福生嫂大上一大把，起码三十大几了；再说品貌也一无是处。当老头儿拿着马福生送来作聘礼的一副金镯头在福生嫂眼前晃荡的说道：

“玉姑娘，这是你的福气，嫁个老实人，顶顶可靠。”

福生嫂听得直要冒火，她要的不是这个老实人，她要那些体体面面的小伙子。在福生嫂眼里马福生从头到脚简直连一个顺眼的地方都找不到：首先她看不惯的就是那副厚得起了几个圈子的近视眼镜，戴上老得讨厌，脱下来眼睛又觑成了一条线；他那瘦弱单薄的身子，一点也不像个北方汉子，削肩佝背，细眉小眼的，青白的下巴连根胡渣儿都找不到；而且他偏偏又是个大结巴，当福生嫂听见他叫她：“玉——玉——玉姑娘”的时候，恨不得把他的嘴巴封住才好。桂林天气不算太冷，可是稍一转风，马福生就得顶上一顶绒帽，穿起带羊皮领的外套，两只手抖抖瑟瑟伸进袖管里去。福生嫂看见他那副缩头缩脑的模样，心里实在发腻。所以当她的出嫁那天，想起这些，竟哭得死去活来。老头儿以为她舍不得离开，送她下轿时，还安慰她道：

“玉姑娘，这有什么好哭的，女娃子总不能在家中守一辈子呀！”

福生嫂嫁给马福生不久，她就发现他们不可能生娃儿了。马福生经常偷偷摸摸从袋子里掏出几颗药丸子来吃，有时还提着几包草药回

来熬了喝。起初她还不在意，后来她才慢慢发觉，这些草药丸子尽是些乱七八糟的秘方，她又好气又好笑，把药炉药罐统统砸了出去，扎扎实实骂了马福生一顿，叫他死了生娃儿这条心，去抱一个来养。可是他们结婚不久，而且福生嫂又年纪轻轻，怕别人讲闲话，所以才想出装大肚子这个馊主意。福生嫂到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情耳根子还发红，绑得一身，行动起来拐手拐脚还不算，偏是隔壁邻舍同事太太们喜欢刻薄促狭！自从福生嫂宣布有了喜以后，一碰见她们时，她们就死盯着她的肚子看个半天，好像要看穿了才称心意。有时还有意无意摸她肚子一把，咯咯咯笑得像鸭子一样，吓得福生嫂心都差不多跳出嘴巴来。后来总算跑到乡下去住了一个时期，算是将儿子生了下来，可是当她回到桂林时，由那些同事太太挤眉眨眼、撇嘴歪鼻的神情看来，就知道没有几个人信得过是她生的。福生嫂算是受够了冷言冷语了，可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儿子大了，也会听人家的闲话歪着头来骂她装肚子：

“你是装肚子装我出来的——”

福生嫂想起这句话来实在不是滋味儿。

4

日头愈来愈斜了，乌云又慢慢地从四面聚集起来。虽然阳光被遮了一半去，但是还有一大把射到天井里来。福生嫂往蕉叶荫里移了几次，下面一截腿子仍旧被温吞吞的哑日头罩着，弄得她很不舒服；可是她懒得再动了，她需要靠在椅背上养神。近来福生嫂心里一直有点不安，也说不出是个什么缘故，总觉得恍恍惚惚的，定不下来。马仔出走，福生嫂当然觉得牵挂担心，不过她晓得自己的儿子还有几分鬼聪明，跑出去混混料着也无大碍；而且马仔还没离家的前四、五天就有点这个样子了。她记得有一天晚上，她正坐在房里替别人赶着刺绣一双枕头面，马仔穿得干干净净的，对着镜子将凡士林一层一层糊到他长得齐耳的头发上，一阵浊香刺得福生嫂有点烦闷，她看见他撅着屁股左照右照的